

论青年马克思

论青年马克思

——从认识论观点出发的解释

胡万福



华中师大

17

5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苑书丛

528893

论青年马克思

——从认识论观点出发的解释



2 019 5691 8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PDG

论青年马克思

——从认识论观点出发的解释

胡万福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湖北通城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035毫米 1/32 印张：8.875

字数：210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622-0160-9/A·03

定价：2.30元

13

序

章 开 沅

《桂苑书丛》即将出版，我同桂子山上所有的人们一样，都由衷地为此感到高兴。

桂子山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园。年纪稍为大一点的同志都记得，三十多年以前这里还是一座光秃秃的荒山，不仅没有桂花树，甚至连野草也难以生长，到处都是杂乱的层层叠叠的古老坟堆。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经过三十多年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努力，终于把这座荒山改造成为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的美丽校园。特别是在仲秋季节，满山桂花盛开，整个校园宛如洒金缀银，芳香沁人心肺，招惹得武汉三镇游人云集，堪称是风景佳胜之地。

我之所以追述这桩人所共知的往事，无非是想说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无一不是艰苦劳动的成果，而路毕竟是人走出来的。我深深相信，只要《桂苑书丛》的编者与作者继续发扬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敢于在科学领域披荆斩棘，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就一定可以把这块学术园地经营得比我们现时的校园更为佳胜。

《桂苑书丛》主要是为中青年作者提供一块发表自己研究成果的园地。中青年同志是我们学校的希望，华中师大的未来取决于他们的成长。我们应该给以适当的奖掖扶持，促使他们尽快脱颖而出，在各个学科领域崭露头角。

在龙年新春到来之际，谨向所有关心、支持《桂苑书丛》的同志致以良好的祝愿。

2010/10/4
2010/10/4

编者的话

酝酿多时的《桂苑书丛》开始和读者见面了。我们感到欣慰，也有些忐忑不安。

第一个将蚕丝织成帛的人是要有胆识的，当然，他决没有料到因此而开辟了通往世界的丝绸之路。编者将作者的心丝血线编织成智慧之锦时，也是要有胆识的，说不定日积月累还会筑成通向珠穆朗玛峰的科学之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好开端，我们感到欣慰。

这套书的作者主要是桂子山人，也不尽是桂子山人。我们欢迎海内学者予以协助。提起桂子山，不禁想起五十年代初白杨萧萧、荒冢累累的凄凉景象，经过三十多年的开拓，于今已成为桃李满园、桂子飘香的大学殿堂。用一位老教授的话说，过去桂子山是鬼的世界，于今是人的世界，培养人才的学府。是的，桂苑多材，特别是中青年一代中不乏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我们编辑出版《桂苑书丛》，是为他们提供一试身手的机会，让他们脱颖而出。这个意图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这也是我们感到欣慰的。

环顾书市，丛书、系列书渐渐多起来了，有的在读者中享有盛誉。在这竞争的年代，我们这套书能立足于书林吗？将以什么样的风貌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赢得他们的信赖？我们感到有些忐忑不安。

我们信赖作者，更信赖广大读者。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十全十美的事物是不会有有的，我们将在改革浪潮中破浪前进。也许从桂子山出发，能走向世界。

黄弗同

一九八八年春

目 录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解释中的理论问题	1
一、本书的立场	1
二、主要的疑难	10
三、本书所依据的认识论阅读法	15
四、论认识论阅读法的必要性	22
五、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	27
第二章 评阿尔都塞对青年马克思的解释	43
一、原文理论的合法性与阿尔都塞的掩饰	44
二、整体论的原文理论	50
三、整体论解释的结构主义性质	58
四、理论主义与整体论解释的矛盾	65
五、总问题与问题的解决方式	73
第三章 论原文解释的认识论根据	83
一、原文理论的普遍意义和主要问题	85
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 与本文认识论	90
三、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102
四、问题视野的认识论意义	113
五、结构转换的动力及结果	122
第四章 异化理论的结构分析	131
一、几种不同类型解释的比较	132
二、马克思的问题视野与费尔巴哈 的问题视野	137
三、问题视野的认识论蕴意及其与旧形式 的关系	143

四、问题视野与《手稿》的写作意图·····	152
五、《手稿》的结构及其本质·····	159
六、结构的表现形式·····	166
七、异化理论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	175
第五章 异化图式的理论趋向·····	191
一、意识形态与异化理论的性质·····	192
二、异化图式与问题视野的不相称性·····	198
三、异化图式的本质局限性·····	208
四、科学历史观产生的认识论机制·····	225
第六章 异化之谜的解答·····	238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前提、起点 和结构·····	239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结构分析·····	248
三、异化的历史根源·····	258
后 记·····	277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解释中的理论问题

青年马克思的解释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对这个问题既无法回避，也不能鲁莽从事。本章将通过说明这种解释的必要性、严肃性和疑难表明：青年马克思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试图证明，为什么解释的客观性目标要求解释者必须在观念上有所创新。在这一章里将概要叙述统帅全书的主导思想，以下各章对此有详尽分析。

一、本书的立场

这里需要对本书在青年马克思解释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立场作一简要概括。

自从本世纪30年代卡尔·马克思

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①公开问世以后，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很快蔓延开来，在**第二国际**时期内，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两个马克思”论，其意图是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将青年马克思的《手稿》夸大为马克思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代表作，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手稿的德文编者朗兹胡特、迈耶尔和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亨·德曼。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会发现，他们所谓“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是指新发现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与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和布哈林等人所理解的、带有浓厚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这一点德曼在《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作者的基本倾向是试图用伦理的、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来统一全部马克思。德曼公开申明站在反对考茨基、布哈林的立场上，站在维护《手稿》合法性的立场上。从整体上看，德曼的文章尽管较为概括，某些地方也有错误和张冠李戴的情况，但还是对于《手稿》本身的内容作了大致上如实的叙述。他公然声称自己在论战中站在40年代人道主义马克思的立场上，他说，“只要今天还活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这种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不把它归入马克思自己的世界观，那么我就坚持我的理由，即宁愿要改革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而不要修正它的公式”^②。正是由于这一政治上的前提，德曼才敢于在未作详尽分析的情况下断言：“就这种从事创作的质量而言，马克思的成就的顶峰是在1843年和1848年之间。不管人们对他后来的著作的评价多么高，但是在这些著作中却表现出创作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即使作了最

①以下凡涉及本书均简称为《手稿》。

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同），第376页。

英勇的努力，也并不总是能克服这一点。”^①从总的情况上讲，早期的《手稿》解释者大都公开地以政治的选择来确定理论选择，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手稿》解释带有非常明显的、赤裸裸的政治色彩。

本世纪50年代以后，事情发生了某些戏剧性的变化，除了某些个别例外，几乎所有的解释者似乎更倾向于赋予各自的解释以所谓“公正解释”的外表。人们不再站在青年马克思的立场上对成熟马克思指手划脚，而是企图将自己的解释与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统一起来，以便掩饰其中实际存在的差别。完成这一统一使命的基础，则是具有鲜明伦理色彩的早期人道主义理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希·弗洛姆、西德哲学家伊·费切尔、存在主义哲学家埃·蒂尔、波兰哲学家沙夫等等。尽管这些人各自所持观点千差万别，在《手稿》解释上的立场却大致雷同。然而，这些解释者的背后，几乎无例外地具有某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学派的前提，只不过它现在被罩上一层光环，似乎这些源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派动机的解释，都是与马克思的本来面目相一致的。与这股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相反动的，则是60年代的“反人道主义思潮”，其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阿尔都塞主张由捍卫理论的纯洁性角度出发，来解释青年马克思，而不是仅仅出于特殊的政治动机来解释。人们在阅读《保卫马克思》的第一篇论文《序言：今天》时所感受到的，正是以沉闷的笔触描写对于“理论危机”怀着巨大忧虑情绪的阿尔都塞，我们在本书第二章将系统分析阿尔都塞对于青年马克思的解释。

显然，50年代以后在手稿解释问题上出现的上述情况

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第374页。

使青年马克思的解释复杂化了。它使得象阿尔都塞这样的主张客观解释的哲学家，也采取了某种极端的态度——将晚期成熟著作与早期著作的联系性断然分开。理论解释上的专断性和有意无意的意气用事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70年代中期以后阿尔都塞理论立场的陡然变化。阿尔都塞，这位在最初论战中竭力表白自己纯洁动机（致力于理论的客观解释）的解释者，也许终究意识到，自己在对付论敌的同时，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作了手脚，尽管这一点很可能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或者是由他赖以作出解释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前提预先在暗中决定了的。

这里顺便对《手稿》及青年马克思解释在我国的发展情况作些说明，因为正是这段历史使我们意识到，客观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与哲学本身的关系在今天具有重大意义。众所周知，在我国，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短暂时期的“《手稿》热”，它的核心问题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解释，《手稿》中的异化和人本学思想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短短几年的时间中骤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力，产生了大量文献材料。联系到《手稿》在我国的出版年代看，会发现形成这种热潮具有无可怀疑的社会原因。早在1935年8月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中，柳若水便节译了《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章，以后贺麟又据1953年柏林狄兹社出版的《神圣家族及其他早期哲学著作》译出同一章。何敬思将《手稿》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异化劳动”一部分译出，刊于1955年11月的《新建设》上，而手稿的全译本（包括序言和三个手稿）早在1959年9月便由人民出版社以《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题出版，1979年该社又印出了刘丕坤译的《手稿》，我们现在所依据的，基本上是最后一译本。

显然,《手稿》中译本在出版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然而,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短短几年时间中,“异化”、“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这些术语几乎成了人文科学各个领域的时髦用语,以至于渐渐转化为日常用语,与此同时,也使得象“异化”这样的术语在内涵上往往为一种肤浅的、不明真象的意义所取代。为了使“异化”这一深奥的哲学用词能够为公众了解,一些宣讲者不惜运用了种种隐喻。例如,那时常用的一个比喻是将异化喻为父亲与其忤逆之子之间的关系。人们解释说,儿子原为父亲所生所养,但儿子成人后却背离了父亲,由自身努力产生了自己的对立物,这就是异化。在理论界则生长出一股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化的倾向,尽管尚未提出一些体系化的尝试^①。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是“文革”期间对人、人的生活 and 人的价值的粗暴践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理论上的僵化和教条化。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内,人们在痛定思痛之时转向马克思主义客观真理的探讨,原是极其自然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很久未引起注意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便扮演了历史反思过程中的主要角色,这也是不足为怪的。与其冒着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危险去借鉴当代西方人学,不如在马克思主义自身传统中为人的学说的崛起提供解释,《手稿》所关注的主题及其特有的人道主义论证方式,恰恰为此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机会。正是由于这些较为明显的原因,在我国,对青年马克思的解释以及由此引伸开来的关于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的重估,从一开始便带有明显的仓促上马性质。它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对于异化问题在西方启蒙时代以后的历史作用和传

^①这种体系化的尝试,在文学理论界也许比哲学界更加引人注目。

统缺乏了解；其次，人们同样也不了解异化问题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尤其是不了解《手稿》中异化理论所具有的浓厚人本主义和伦理学色彩与后来创立的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一些人甚至表现出不愿了解这些方面的倾向，这不仅仅是因为欲了解这些方面须克服原文解释上的众多困难；必须克服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以便熟识作为西方近代文化史特殊现象的异化渊源；必须通过耐心细致的钻研以便弄清异化思想在马克思全部思想整体中的内在含义；而且是因为一个十分合理而又极为紧迫的现实原因，那就是为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种种非人现象提供理论上的根据。这种根据既不能是存在主义的，也不能是别的什么主义，而只能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部。

然而，为了应付这种紧迫的当前任务，为了顺应人们一时生起的理论热情（这在任何一场历史性的动乱以后几乎总是不可避免的），就必须以牺牲理论上的严格性和完整性作为代价，在这里怀抱任何侥幸心理都是与科学探讨的诚实性相对立的。人们可以极为公正地对哲学忽视人的现状表示不满，但是，如果撇开哲学现状的种种问题，仅仅求助于一部手稿来寻求问题的答案，是否会导致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呢？异化理论作为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过程特殊阶段这一事实本身至少说明，它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思考的重要环节，如果对于这一环节所从属的整个过程弃之不问，人们就不可能在完整的思想系统内透视异化理论的认识价值和历史意义，也就难以说清这些思想与后来一系列认识成果之间的血肉联系。

确实，为了对于实际生活所涌现的重大问题作出回答，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回答时代所提出的课题来实现。哲学家们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事着创新，但却未曾意识到这些创新借以依托的

时代根源。我们常常是在无意中充当了时代的代言人（按照黑格尔的见解，哲学家的工作，也就是理念代言人的工作），这就是因为哲学的发展常常不是因为哲学家向时代提问，而是因为时代向哲学提问。但是，时代是通过许多十分不同的方式进行提问的，它可以通过纯粹的哲学反思，可以通过对生活经验的理解，甚至可以通过瞬间的顿悟。因此，重要的决不在于冥思苦想，对于时代的方方面面作出分类、归纳，罗列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而在于这些问题能否在事实上转化为哲学研究的问题。事情往往是这样，有些时候，当人们试图为人为规定的问题寻求解答时，结果总是难以尽如人意。我们表面上似乎接受了问题，然而，一当我们试图解决它时，它又会从我们的哲学视野中逃逸出去；或者，一旦我们硬着头皮做下去时又会发现，以这种方式做出的文章与哲学的传统毫不相关。我们一方面不得不冒着不如人意的危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冒着失去哲学传统的危险。如果我们不能将真实的问题与哲学的历史联系起来，时代与哲学思维的关系就只能是貌合神离，彼此隔膜。

因此，哲学对于时代重大课题的回答不可能是以孤立方式进行的，它必定深深地被同时裹入对于哲学自身传统的关注之中。一个丝毫不了解哲学历史的人，断不可能从哲学的角度对于时代问题作出回答。哲学总是对于时代本质的整体把握，它既不是从心理学角度的把握，也不可能是从社会学、经济学等具体学科角度的把握，时代的整体性惟有通过哲学才能把握，按照黑格尔的说法，除此以外的方式都只能体现出时代精神的片面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史正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念史表现，正因为如此，哲学的发展才与历史紧密联结在一起。一个在哲学传统中提不出问题的人，也就不可能从时代中提出真正的哲

学课题。

所以，不应当将青年马克思的解释简单归结为似乎要“回到青年马克思”那里去，这种理解必定构成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同时也构成理解马克思主义当代状况的一部分。这种理解不应当被视为单纯学究式的远离时代问题视野的咬文嚼字，这种理解本身就是为时代所规定的，因此，它必定构成对于当今时代作整体理解的有机成分。很可能，在这种阅读和解释的过程中就蕴含着对于时代所面临的棘手问题的解答。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众多问题中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以上所持见解：一个被提到时代高度予以关注的哲学难题，其本身也许就标志着哲学向时代的接近。凡是熟悉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几封著名通信的人都知道，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公式化和机械化的倾向并非自今日始，也并非自中国始。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已出现了这种情况，恩格斯在那几封信中予以特别关注的，正是怎样将科学历史观与强加于它的种种歪曲和简单化的解释区分开来。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以下两个与历史唯物主义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为什么说经济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因素？个人活动的自觉性质与历史总体过程的必然性是什么关系？^①从形式上看，恩格斯并未直接为我们提供这两点的答案，并且未能从“为什么”的角度展开具体论证，这就使得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长期引起争论、饶有兴趣的问题。

仔细思考以后会看到，如果恩格斯当时所提出并告诫人们注意的问题后来一直受到理论家们的足够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纯洁性就能得到保障，而事实是，自那

^①参阅，《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以下同），第477—479页。

以后，机械论的倾向始终在繁衍和滋长。在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中，就渗透了大量的机械论观点。例如，把社会视为无差别的人的“集合体”概念，以矛盾的平衡论取代辩证法，等等。这种机械论倾向在相当长时期内泛滥成灾，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卢卡契曾在临终前不久的一篇答记者问中指出了这一点：“在20年代，科尔施、葛兰西和我曾企图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第二国际留传下来的社会必然性和对它的机械解释的问题。我们继承了这个问题，但是谁也都没有解决它，葛兰西也许是我们三人中最好的一个，但是他也未能解决。”^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本身恰恰说明，哲学的发展是以曲折的形式进行的，人们不能把事情简单归结为如下公式，仿佛离时代在时间上最贴近的，便是在哲学的发展上最新的东西。如果作这样的归结，很多具有悠久传统的问题都将会因此失去其现实意义，有些问题在初被人们提出时，并不能立即得到解决，甚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过程以后，它们的意义才重新为人们意识到，因为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只有在实践上的历史条件具备以后才有可能。历史常常只是提出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但这丝毫不妨碍个别超越时代的思想家，能够在问题解决的客观条件成熟前很久，便能抽象地意识到问题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这样的思想家。

因此，不能仅仅以理论兴趣大小来估量对青年马克思进行解释的认识意义，更不能将此仅仅视为一种文献学上的甄别和阐释，这个问题本身的答案应当从讨论的时代背景中去寻找。这样，与其一味埋怨在青年马克思解释过程

^①〔匈〕G·卢卡奇：《我的生活和工作》，转引自：《哲学译丛》

1985年第3期，第46页。

中经常出现的“回到青年马克思”这一倾向的消极性和片面性，倒不如将这种现象视为学者对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另外一种机械论偏向在心理上的“逆反效应”。这里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征兆，那就是在时代提供的崭新基础之上谋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一些悬而未决问题的解决。但是，人们只有在认识和解释的方式上作出观念革新，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简单地“回到青年马克思”去，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孤立地、撇开传统来谋求问题的解决等等，都是不可能的。

二、主要的疑难

现在来谈谈青年马克思解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疑难。

我们这里所说的青年马克思是一个习惯的叫法，它的思想内容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首次阐发其科学历史观之前，亦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前，由马克思本人所撰写的那些主要论著、手稿、笔记和信件。青年马克思首先标志一种时间上的分段，它大致是指马克思1840—1844年间的理论实践活动及思想遗产：从这一时期所留下的所有文献来看，被后人称之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信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主要文献中，在这里占重要地位的则是《手稿》。最后，青年马克思在思想本质上代表着在思考方式、思想风格和结论等方面与马克思后来著作有明显差异的特殊思想阶段，至少从语言的表面现象来看是如此。然而，尽管存在这些不同，很多被视为青年马克思主要思考范围的主题，如异